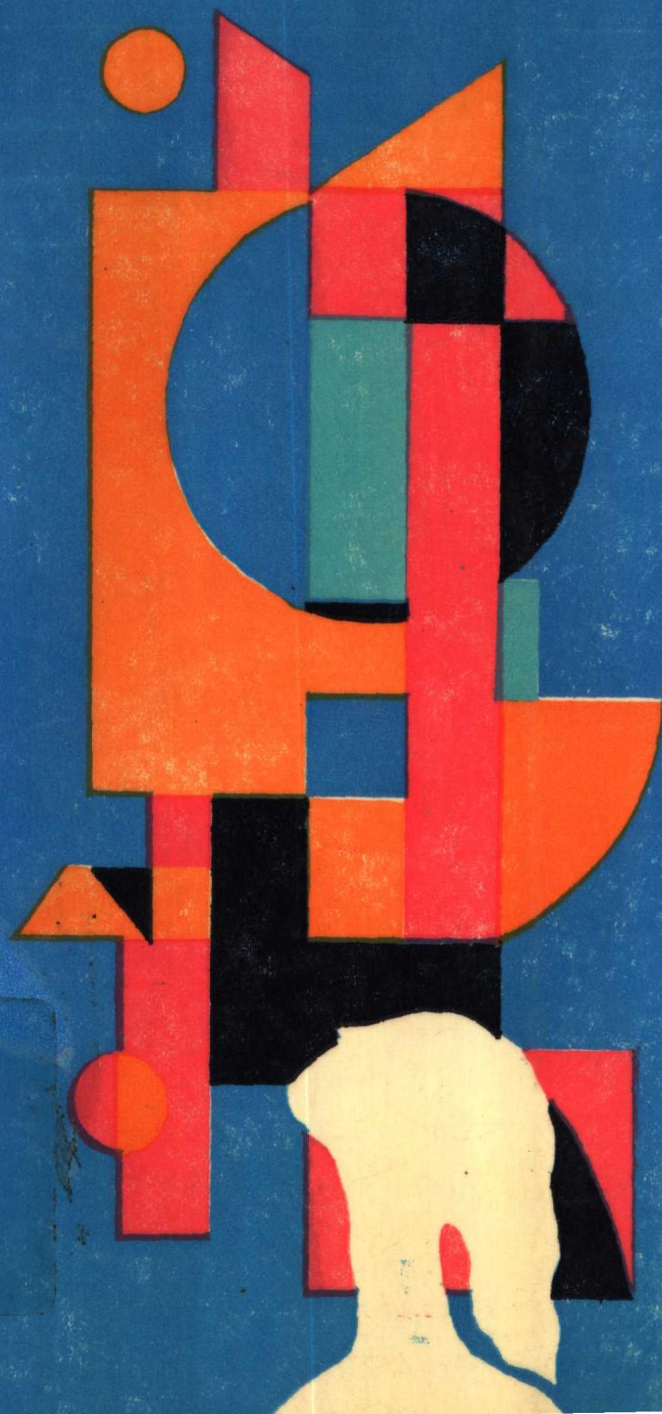


危险的年龄

谷应著

WEI XIAN DE NIAN LING WEI XIAN DE NIAN LING WEI XIAN DE NIAN LING WEI XIAN DE NIAN LING



青春文学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

危险的年龄

《青春文学丛书》

主编：顾传善

谷应著

〔津〕新登字(90)002号

危险的年龄

各应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蓟县中街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5/8 插页2 字数210,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4次印刷

印数 31001—36000

ISBN 7-5306-0182-2/1·136

定价: 5.40元

卷首语

记得十四岁的我曾为毫无道理地顶撞了父母而洋洋得意；记得十五岁的我曾“爱”过足球场上的“球王”和小说里的勇士；记得十六岁的我曾渴望离家出走寻找“自由”；记得我曾莫名其妙地忌妒，莫名其妙地快乐得发疯和苦恼得要死……哦，那真是个充满古怪念头、骚乱不宁的、膨胀又闭锁的年龄，人，似乎落到走投无路的困境中了……

所幸的是，我和我的同辈人处在笼罩着桔红色理想光辉的五十年代，那光辉把一切骚乱柔和并净化了。我们是靠这虚幻的、但给予希望的桔色光辉支撑着走出困境的。

四十四岁时的我，儿子们到了十四岁年纪。他们表现出的种种，令我吃惊、恼怒、不安。我知道他们也进入了少年的困境。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条件远胜于我们，然而他们的骚乱、惶惑及反抗竟比当年的我们强烈直露得多，大有难脱困境之势，于是很令人担忧了。

是时代变化带来的感情变化么？

一个关心少年的文学工作者，实在有解开这疑团的必要。五年前，我已在儿子和他们的朋友身上做探寻。三年前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当代少年心迹的作品，因而开始了覆盖面颇大的社会调查。

借各种机会从东北到西南，跑了大半个中国，访问了各类学校、各种涉及少年活动的场所，追踪有关线索，与各色人物交谈……庞大的调查既耗精力又耗时间，完成后却欣慰——我终于获得大量材料又弄清了不少疑问。

《危险的年龄》包括上中下三部份，青春期感情是专题之一，少年诸类心态是另一专题，破碎家庭子女状况是再一专题。不是纯文学的小说，也不是纯社会调查报告，是一种小说笔调的社会调查，姑称之为“报告小说”吧。

完稿后拜访了专家、学者并有感于少年问题的各行朋友，搜集不同见解。其目的，是使作品在具有社会性的同时获得科学性。这做法，我以为有益于少年朋友及关心他们的长辈们。对发表见解的诸君，实在要深深致谢！

今天，把《危险的年龄》奉献亲爱的读者，但愿读者能从中得到有益于人生的东西。

作者1988.6.于天津

目 录

上 篇

困惑

——青春期感情问题调查笔记	1
引子	1
一、“我都快晕过去了！”	5
二、“我们不是妇女！”	8
三、“我承认我们的做法不妥，可我们是人……”	11
四、“我发誓，完全是不约而同的……”	13
五、“小鸽子说：我想去……”	20
六、“您说怎么叫‘合适’？”	25
七、“爱的幻想使我获得了生命……”	32
八、“我从她的眼神看出事情并不乐观……”	35
九、“我不懂得爱情的含义，但感到了它的份量……”	42
十、“他死了，我也不能再活着……”	48
十一、“倒了八辈儿邪霉的小子呀……”	57
十二、“这胜儿才邪兴哩……”	63
十三、“黄麻垭自古没出过这等事……”	69
十四、“通通的‘赶表’去！”	74
十五、“种子既有，何必担心它几年后不会破土 而出？”	80
十六、“六十年前的老事，也许能引你思深……”	86

十七、“恋爱是他们自己的事……”	89
十八、“我是他们的同龄人，我要为他们辩护……”	95
十九、“别做傻事！眉。”	99

中 篇

无常

——“危险年龄”少年心态调查笔记	101
引子	101
一、过辙的反叛	103
二、偶像的坍塌	111
三、乡下阔妞的文化心迹	118
四、“败军营”中独立者	125
五、好核心与劣核心	131
六、莫名其妙的仇恨	141
七、豪华消费的诱惑	148
八、真正的“小北疆”	156
九、优生——→流失生	162
十、死的诱惑	174
十一、我是未来女子柔道冠军	184
十二、灭顶之灾	191
十三、没有当兵历史的男人该一辈子遗憾	202
十四、遭殃在“抄本”，莫法办	210
十五、世上没有坏孩子	217
尾声	226

下 篇

歪果

——破碎家庭子女状况调查笔记	229
引子	229
首次“母鸡会”——女法官谈弃儿	231
一、推架铁床子	232
二、审判席上的“宝贝”	235
三、蚕豆背豌豆	237
四、列车“寄生女”	240
“母鸡会”之二——女工部长谈“双亲争夺战”	244
一、七龄酒徒	245
二、耗子躲猫	249
三、狗尿苔	253
“母鸡会”之三——县妇联主任谈卷入成人纠葛的 孩子	257
一、狗儿咬娘	258
二、大毛当“密探”	260
三、醋老婆逼儿女闹天官	262
四、小春儿拿命做抵押	264
“母鸡会”之四——女科学家谈破碎家庭中的正常 孩子	269
一、他们没有失去父亲	270
二、《春之阳》	276
“母鸡会”之五——女教师谈永存的伤痕	280
一、无情的火	281
二、红嘴鸥	284
三、血泪	289

上 篇

困 惑

——青春期感情问题调查笔记

引 子

一个十三岁的女生和一个十三岁半的男生“私奔”了。这件事有点惊人，有点可笑，也有点令人难受。

偶然的机会我上车站派出所，在会客室里，民警班长对我叙述了这件事。

民警班长是位体魄健壮，皮肤微黑的“大青年”，一口标准的天津话。

“您对这事感兴趣？其实这事不属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违法分子：小偷、走私贩、流氓、逃犯、特务……可是遇上这号外逃小孩子也得管，不管，小家伙们就该出事啦，尤其女孩子，十个有九个落到流氓手里！”

“说那俩‘私奔’孩子吧。他俩坐在候车室靠厕所那头的长椅上，您知道候车室里挤得很，长椅上的人一个挨一个，靠厕所那头味儿不好，人就松点。

“他俩坐着吃烧鸡，一人一只鸡腿，吃得挺‘狼’。那会儿我刚上班，是晚上七点。

“等我第二圈巡逻，他俩还在老地方，鸡骨头扔一地。又在吃整盒的奶油大蛋糕。

“我们干这工作的，总拿疑问眼光看人，工作需要我们研究人。咱就想，这俩孩子钱儿花得真冲哪。大盒奶油蛋糕，十元一个呢。

“到晚上九点，俩小玩意还没离开车站。他们挨个转商店，见嘛好吃买嘛。

“夜间十一点半，我第六趟巡逻，抓到个小偷。从他身上搜出三只钱夹，他交待说，红颜色那只是在小吃摊那边，从一个女孩兜里掏的。女孩穿格裙子。钱夹里有百多块钱。

“我疑心是那俩小家伙的钱夹。他俩还在长椅上，男孩打盹，女孩撑着困眼发呆。

“女孩穿得挺讲究，大红底格呢背心裙，奶白绸衬衣，白长袜黑皮鞋，一看就是上等人家的‘千金小姐’。男孩可埋汰，一身旧运动衣，球鞋又脏又破。从衣着从长相看，他俩不是一家子。

“跑出来的孩子。我判定着。打我手经过的外逃孩子一年得三、五十个。判断他们不费事：第一是没跟大人也没人接送；第二是花钱冲；第三是情绪低沉。

“俩孩子就有这些特征。不过，外逃孩子多半是单个儿，要不就男孩跟男孩，女孩随女孩。私奔吗？那是十七、八岁大小伙大姑娘干的事。这俩小玩意，顶多十三岁，瞧那男孩，小嘎巴豆似的，能有‘私奔’的事吗？

“我留意他们了。要是丢了钱包，总得有反映吧？

“夜间一点，俩小玩意醒过来，到小卖部买可口可乐，站那柜台前哭开了。

“我知道他们为啥哭。一问，果然丢了钱包。我问他们嘛

样钱包，装多少钱，说的都对。我又问怎么有这多钱？

“小丫头说的情况一听就知道是瞎编的——对不上茬。我说，行啦，小朋友，你可骗不了警察叔叔，你俩是跑出来的。你俩也不是一家人！我要他们随我往所里走一趟。

“那丫头挺厉害，不去，说我无权干涉他们的事。您听听！我让小子跟我走，小丫头还拽住他不让走。

“我说你不走也罢，刚才我们可抓到一个偷钱包的小偷……她这才跟我走的。我经手那么多外逃孩子，她这么厉害的，是头份儿！

“上了所里等候室，就是进门那屋，您瞅瞅去。”

我随民警班长到等候室，那儿有办公桌，贴右墙一条长凳，左墙上三个小门。民警班长接着道：“我让他们讲真实情况，那丫头，只嚷嚷着要我还钱包。

“哪能由她使性子？我也没时间跟她磨，我让小子进二号小屋。那丫头就坐长凳上。

“小子进屋，倒椅子上就睡。丫头愣撑着。其实她又累又困，眼皮都胶一处了。

“那晚带到等候室的有走私贩、流氓、公款盗劫者，在逃犯，还有三个被人拐骗的少女。

“小丫头在我们查问时听着、看着，‘千金小姐’哪见过这阵势，害怕了。在逃犯亮出匕首还想跑时，她吓得嗷嗷叫，躲到我身子后头。她哭着说她想回家，外面太可怕了，这才把事儿都抖落出来。”

民警班长取出一本值勤记录，翻开交我。那上头填写着：

吕珍珍，女，13岁，H市海子中学初一学生。父亲吕伯涛，9870医院院长。母亲文林，9870医院内科主任。

徐强，男，13岁半，H市海子中学初一学生。父亲徐金贵，大沙窝渔民。

入所事由：与父母矛盾出逃。

“矛盾起因其实没啥。”民警班长说，“两个学生同级不同班，都是少年宫羽毛球队的，拿过男女混合双打亚军，常常一块练球。有次练完球饿了，吕珍珍请徐强上冷食店吃冰点心。还有次练完球一道走，公园门口见耍猴戏的，看了会儿。

“就这点事，叫医院哪位护士看到了，告诉吕珍珍爹妈。当爹妈的神经就紧张起来。紧张啥，又不敢问闺女，独养女儿，是骑爹妈脖梗上拉屎的主儿！这可是吕珍珍妈上车站来领孩子时自个儿说的。

“您猜他们咋办？私下打听到徐强的家庭住址，吕珍珍妈就坐了小车到大沙窝找徐强爹妈，一整臭骂。说他们孩子如何下作，如何缠着吕珍珍，警告他们休想打院长女儿的主意！接着提出三条：一、徐强立即转学，转学条子都开好了；二、今后不许徐强以任何理由找吕珍珍；三、严格保密。

“倒霉孩子回家挨爹妈一顿臭揍，不让再上学了。村里也风言风语说徐家小子要流氓。

“吕珍珍起初不知道，练球不见徐强，一打听，才知是退学了。徐强同村的男同学又讲了徐强挨打受气、在村里抬不起头的事。

“这吕珍珍可不是好惹的，跟爹妈大闹。说她偏要跟徐强‘好’。从不捅女儿一个指头的爹妈也急了，给了闺女两巴掌，这下了不得，小丫头拿针愣在胳膊上刺了个‘强’字气她爹妈。爹妈气头上又给两巴掌。

“小丫头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拿家一百五十元，留下字

条：‘我走了，永远不回你们的家了！’

“她跑到大沙窝，让个小不点儿把徐强叫出来，拉了徐强坐火车就走。徐强在家里憋屈，也愿跟吕珍珍走。

“终归才十三岁，打算往峨嵋山去——瞧完山上猴子再说。起头儿就乘错了车，半截下来，‘漂’到我这里来了。

“您说这算啥玩意呢？十三岁，还做不到那出圈的事，可这性质……算啥玩意呢？”民警班长用手指点着记录册内“同行关系”一栏，苦笑道，“那吕珍珍和徐强，闹不明白‘关系’这词儿。填到这栏时，大眼瞪小眼：关系？我们算什么‘关系’？”

记录册“关系”栏里什么也没填，空着。民警班长合上册子说：“小玩意们没干嘛，可这辈子洗不清啦，十三岁时曾因男女关系私逃……我细瞅吕珍珍左胳膊上，当真有蓝色刺字儿，是个‘强’字……”

我身上发冷。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几千年来弄不好“关系”。“男女关系”四字威力之猛能叫挨上的人粉身碎骨。虽如此，这“关系”问题仍常盛不衰。现在，连十三岁娃娃也撞到这“男女关系”圈里来了！

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合理正常的？

该考虑了，人们。为了孩子们，该考虑了！

一、“我都快晕过去了！”

电话找我，是眉。“能不能来一趟？有急事！算了，你在家等着，我去！”声音挺着急。

晚饭前眉来了，把我从厨房拽到卧室，关上门还插上门闩。眉那向来梳理得光顺的头发有点乱，脸上的表情象是丢了重要稿件。她打开那只从不离身的手提袋，夹层里抽出一方明信片：“瞧吧，瞧瞧吧！”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嘎吱着，象是对眉的体重表示抗议。

本市北街39号3楼309室 王菁女士在新的一年里开始，
给你最美好的祝愿。愿友谊地久天长！

your brother

1985年除夕

明信片很漂亮，金色玫瑰花是凸印的。

“我都快晕过去了——”眉按着额角，“地久天长，your brother，玫瑰花，什么意思？！幸亏叫我拿到了。平时开信箱是菁菁的事，幸亏今天我去开箱的，要不然，还蒙在鼓里！……这可怎么得了？！”眉真的发愁，平时红润的脸变得黄黄的，“菁菁差两个月才满十七岁……我都快晕过去了！你听说没有，福安街有个初中女生进医院打胎的事？太可怕啦！现在的孩子们怎么搞的？这不要家长的命吗！……你说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这一整天我都在想怎么办怎么办，”眉恼恨地直起腰，“当然是坚决制止！我得查出这Brother是谁，给他点厉害看看！”

“怎么查呢？”我突然想起车站民警讲的“私奔”事件。

眉立时气馁了。我认识眉三十三年。从十三岁到四十六岁，她没有变——爆发得快，气馁得也快。

“不好办……”眉说，“我不打算捅到班主任那里去，这

对菁菁不利，可是……”

“直接问菁菁吧。”我说。

“不不不，”眉又激昂起来，“跟她谈不通，她那张嘴你是知道的。”

“贺年片不给她？”

“当然不！这是证据，必要时得把它当王牌亮出去！甚至亮到他爹妈那去！”

“亮出去干嘛？”我又想起那个出逃小女孩吕珍珍的妈妈。

“证明是那男孩主动的呀！责任在他身上呀！”

“他究竟怎么了？”我笑着问，心里却有种说不清的别扭。

“还笑呢！你不认为他越轨，超出了学生守则许可范围？别笑，我受不了……你说怎么办？菁菁跟你好，有些事也许她肯对你说，”眉的语调带出一点“醋”意，“你能不能策略地帮我‘套’她一下，把那男孩‘套’出来？”

“我可不去‘套’她。如果跟她谈，我得把贺年片的事说出来。”

“那怎么成？！”眉把明信片抓过去，收进提包里。

“如果菁菁愿意听，我就给她讲一两个咱们少年时代的‘恋爱事件’……”

“什么？你疯了？！”眉生气了，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算了，菁菁的事到此为止，你别管啦！”

眉走了，门“砰”地响过就再没声息。

我回到厨房，坐在盛米的铁桶上，心烦意乱地听着高压锅阀门嗞嗞地响。

眉是个专断的女人，不幸菁菁的性格又很象妈妈，我料定

这母女间将有一场“战争”。谁胜谁败，却难以料定。

现在的孩子们很不好管。可做家长的呢？……

二、“我们不是妇女！”

眉为什么不愿提起过去？向女儿谈谈我们少年时代的感情波澜又有什么不好？

“你们不觉得‘小姑娘’三个字非常可爱，非常非常美吗？我喜欢‘小姑娘’三个字。‘女人’‘妇女’真难听，真恶心的！……”

在我和眉都是十三岁小姑娘时，我们常常发这样的议论。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三年，女学生们时兴穿阴丹蓝布工装裤。小姑娘们的裤兜做得特别大，里头鼓鼓囊囊地装着酥黄豆、盐梅饼或小块风干五香豆腐干。我们边从裤兜里掏零食吃着，边攻击“女人”、“妇女”等字眼。一群小姑娘全都不承认自己是妇女。说不清究竟，但我们模模糊糊意识到“妇女”两个字里头潜藏着一些见不得人的、有几分可怕的东西。

眉是一群小姑娘中最激进的反“妇女”派，三·八节那天，她在黑板上写：“谢绝‘三·八’！我们不是妇女！”就在三·八那天，眉把头发铰成了男孩式样。

艳却是小姑娘中最不激进的，她比我们大三岁，每月有“特殊的三天”，这三天她可以不上早操，我们因此对她侧目而视，眉曾经当她的面轻蔑地说：“哼！我们班有个‘妇女’！”艳并不生气，只是宽容地笑笑。

有一天，我的大外套被艳借走，还来后，衣袋里有片破纸，纸上有铅笔写的诗，诗上有“悲哀”、哭泣”、“爱”之

类的词儿。在反“妇女”派的小姑娘们眼中，“爱情”、“恋爱”等字眼丑恶不堪，绝不能说出或写出的。我因此大惊失色，连忙拿去找伙伴们。统统吓呆了，统统愤怒了：“写的什么呀？纯粹是个‘女人’！呸，快扔了！”

从此，没有一个小姑娘再和背叛了的艳来往。艳似乎并不痛苦，面孔红红的笑着，不在乎我们这群“小蚂蚱”对她的冷淡。

我们鄙弃艳，却又不自主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高出我们一头，她的额头生出些红色小点点，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有起伏，走路的姿态有种说不出的派头，嗓音发出一种特别的共鸣……她肯定在向“妇女”的深渊堕落，可我们却不能不在心里承认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漂亮……两年后，十八岁的艳退学了，这“小妇人”就从我们的天地中消匿了。

可是我们也发生了各种的异样：每月也摊上了“特殊的三天”，身体逐渐加大着起伏，走路不再一蹦三跳，嗓音带出一种特别的共鸣……无一可免，统统在朝“妇女”的方向滑落。激进的眉滑落得最快，她的气恼和惶恐可想而知。她用宽布束胸，用指甲抠挤额上的红点点，“特殊的三天”照常跑跳。没有多大用途，发育仍是突飞猛进。她不再攻击“妇女”了。可也并没有就承认自己是妇女。

我发现眉在悄悄地读《少年维特之烦恼》，一边抹眼泪一边悄悄地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悄悄读着。《小妇人》、《简·爱》、《西厢记》、《傲慢与偏见》……神往地、忧愁地读着。

眉从排球迷变成了跳远迷，我奇怪她的转向，原先她颇轻视跳远跳高一类运动。后来我觉察到了：男子跳远队的读高三